

何其芳



散文选集

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

SN 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何其芳散文选集

林志浩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何其芳散文选集 / 何其芳著; 林志浩编. —2 版.
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(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散文丛书)
ISBN 7-5306-0396-5

I. 何… II. ①何…②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623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875 插页 2 字数 139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15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《现代散文丛书》是《百花散文书系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序 言

林志浩

—

何其芳代表了旧社会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：他们向往理想的人生，但不明确方向和出路，在经历了长期孤独的苦心思索和寻求之后，于彷徨和苦闷之中，认识共产党，参加革命队伍，才告别了旧世界，开始了有意义的生活。终何其芳一生，率真谦逊，严谨认真，默默地从事自己所爱好和党所分配的工作，并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遗产，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政论、文艺评论等。因时期不同，思想认识和生活内容殊异，成

就也有参差。早期以诗歌、散文见长，后来则以文艺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享有盛誉。现仅将他的散文选编成集，奉献于读者之前。

何其芳，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。他原名何永芳，上中学时，一位赏识他的国文教员给他改成了现在的名字。

在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里，何其芳幼年享受着祖母和母亲的钟爱，于优裕的物质生活之外，还接受美妙的民间传说和优雅的诗歌艺术的熏陶。祖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最初的文艺种子，这对他是多么值得怀恋的金色的岁月。

可惜，这只是昙花一现。接近六岁时，他就被封建主义的教育牢牢地捆绑住，过早地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和欢乐。他开始跌入忧郁、愁苦之中。主宰他命运的就是他的封建家庭和家长。

祖父何铁生，擅长医术，以治眼疾闻名乡里，是颇受人敬重的老人。但他的思想守旧，用封建宗法观念来维护家庭秩序，并以此影响和制约着全家人。

父亲何伯嵇，思想保守而顽固。辛亥革命后，清朝已被推翻，他仍固执地认为没有皇帝的时代终究会过去，科举制度一定要再兴。出于这种浓重的封建观念，他望子成龙，期望儿子日后能考取功名，光祖耀宗，于是整天以读四书五经、学做试帖诗相逼迫。由于何其芳是他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，这种逼迫就更加厉害了。再加上何伯嵇性格急躁暴戾，儿子稍不听话，他就用竹板子抽打。他不许儿子玩耍嬉戏，更不许读小说，念诗词。何其芳幼小的心灵开始受到伤害，性格也被压抑成怯弱、孤僻。他终日落落寡欢，生活过得灰暗无光。

到了六岁，何其芳被送进私塾，开始正式念书。除了八岁时，因躲避军阀战乱，随同母亲等人去湖北宜昌住过两年外，他在私塾里一直呆了六个年头，换了三个地方。在那里，他读着经书，听着塾师讲些荒诞的故事，头脑被禁锢得听不进去一丝科学的道理。“大地象一个圆球”，——这是他的一个叔父转辗听来才告诉他的。但他因为自己读过的书上没有这样讲过，竟认为这是异端邪说，不可相信。

私塾生活的刻板枯燥和塾师的无知保守，引不起他什么兴趣。从十二岁开始，他利用每年放假时间，爬上家里的阁楼，读着暗自找来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书。后来，又在一个红色的大书箱里，来回翻腾，找到了一本《昭明文选》，他又开始读那似懂非懂的《两都赋》、《三都赋》……他找到书就读，甚至连《薛仁贵征东》之类的旧小说，他也废寝忘食地读。但是对他影响最大、最深的，还是他自己找来并熟读的《唐宋诗醇》和《诗学正鹄》这两部书。尤其是《唐宋诗醇》里所收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苏轼和陆游六大家的诗，更引起了他对诗歌的莫大兴趣，这在他后来写的《写诗的经过》中有着清楚的说明。他爱好诗歌，就是从这时开始。其中杜甫和李白的某些诗篇的艺术魅力，给予他无穷的快感，他一直喜爱到老年，兴味不衰，赞叹不已。

挨到十四岁那年，私塾的桎梏使他无法再忍受了。“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，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”，他哭泣着要求家里让他去上中学。大概由于时代终究前进了，家里也

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。他开始上的是万县第一高小；过了一年，又考上了万县一中。新奇的学校生活，给他带来了希望和欢欣，也点燃了他学习的热情。由于小时候对文学有一些自学得来的知识和能力，在国文课的读、写方面，他显露了过人的才华。在全县毕业生统考的一次作文中，他根据《我们为什么要读书》这个题目的要求，以优美流畅的文笔，尽情阐发他幼年所萌动的救国救民、振兴中华的初步民主思想，因而获得了第一名。他的文章还被登在万县《民众教育月刊》上。

这时候，何其芳学习白话文，接触新文学。一位英语教师介绍他读了安徒生的童话：《小女人鱼》、《丑小鸭》和《卖火柴的女儿》。它们引导他走近了文学。在他读过的“五四”文学作品中，他对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，在情趣方面比较投合。他还爱读闻一多和泰戈尔的诗。十七岁那年，他自己也学着写起诗来了。这些诗有的发表在万县《民众教育月刊》上，如《箜篌引》、《拟古歌一首》。但更多的却由于年代久远，他本人也记不起来，而散失湮没了。

这时正是蒋介石血洗革命时期，但它给何其

芳留下的只是“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”的印象。他钻进书本里，不问政治，也很少和周围同学往来，洁身自好地过着寂寞的岁月。不料，万县中学闹学潮，这个竭力避免陷入倾轧漩涡的书呆子，竟也遭到牵连，被学校开除了。从此，他更以书本伴随孤独的生活来保护自己了。

以后，何其芳又在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读书。他靠自学，广泛地涉猎中外古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。一九三一年，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，但这却成了一个“偶然的错误”。他原来认为“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”^①，等到他走进哲学系的课堂，教授们的讲课，却使他如堕入云雾中，顿觉索然无味。多少年以后，他追忆往事，还不胜感慨地说：“旧的教育不是叫人睁开眼睛，而是用各种迷魂帕来迷惑人的。许多极其简单的道理都被弄得颠颠倒倒，胡里胡涂。”^②然而，他又说：“我那时真迟钝得很，我没有怀疑这些死去了的外国人

① 《还乡杂记·代序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124页。

② 《还乡杂记·附记二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，246页。

的学说，却认为我自己的头脑不适宜于学哲学。”^①于是，他和从前一样，给自己“制造了一个美丽的、安静的、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，用一些诗和散文，……。”^②九一八事变时，日本侵略者的炮声，也没有把他震醒。后来他在《论工作》中写道：那时“我正做着‘一些美丽的辽远的梦’，明白点说，就是糊涂地过着日子。”对于过去的生活和思想，他曾这样真实而痛苦的回忆道：“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，冷酷，卑微。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……吞咽了很久很久。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。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。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。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。我沉醉，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。”^③在大学三年级时，何其芳在同学的相互影响中，觉得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，散文的生长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。他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

① 《还乡杂记·附记二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，247页。

② 《一个平常的故事》，载同上集，216页。

③ 《街》，载同上集，32页。

种独立的创作，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，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。于是他开始了有意识的散文抒写。“我是从山之国来的，让我向你们讲一个山间的故事。那么你对于山很有感情吗。不要问我，你简直敲到我悲哀的键子上了。……”这就是他的散文《岩》。写着写着，何其芳逐渐感到不满足了。他感到“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”，他感到这人世间缺乏爱。但由于思想的局限，他还没有把“这个世界不对！”呼喊出来，更没有想到去改造它。这说明这时他既不了解人世、更看不到未来。这些思想情绪在这个时期写的诗文中有着充分的反映。诗收在他第一个诗集《预言》里，散文收在《画梦录》中，小说、戏剧收入《刻意集》。此外，他和卞之琳、李广田合编的《汉园集》中（他的一辑是《燕泥集》），也留有这些思想的痕迹。

一九三三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继制造“满洲国”之后，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关内。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，热河失守，平津危急。由于北平各校通知学生离校，何其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曾一度离开学校。一九三五年北大毕业后，他先后

在天津南开中学、山东莱阳中学当教员。在南开这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，当骄阳酷暑时，他被安置在一间西晒的小屋里，过着和曝烈的阳光、成群的苍蝇以及嘈杂的喧嚣作斗争的生活。在那些坐着小汽车上学的阔人子弟的眼中，他远不如这些少爷家里的车夫。有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在学校里听他讲白话文，晚间在家里却听着家庭教师讲经书。这使他无法忍受，他感到一个被雇佣者的耻辱，感到工作的毫无意义。更有甚者，学校附近的臭水河边的洼地里，停放着穷人的许多无力埋葬的棺材，常有野狗来扒开它，偷吃里面的死尸，……。他“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温柔的梦，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”了。总之，现实生活在逐渐教育着他。他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，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，甚至会把人压得发疯。

来到莱阳中学，他的视野更开阔了，找到了“精神上的新大陆”。他看到了农民要用土地收入的一半来缴租，过着极端贫穷、落后的生活；看到了每月只有十二块钱薪贴的师范生，他们经常吃着小米、番薯、四等黑面，却热情关心政治，从

事救亡宣传而惨遭逮捕……。他看着无数的人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，因而忘记了个人的哀乐。“这个世界不对”的反抗思想终于成熟而结成果子，他发出了宣言：“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”，并进而肯定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，这就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。他决心放弃冷漠和孤独，走向人群，走向斗争，抛弃了原先的消极情绪。在这期间，他曾回过故乡四川。回来后，在课余，写出了回忆中的故乡的一角，这就是《回乡杂记》——既是他散文中优秀的篇章，也是他思想变化的真实记录。作品的感情粗起来了，这和《画梦录》中那些雕饰虚幻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！

抗战开始后，怀着要对人们作启蒙工作的愿望，他回到家乡，在一个县城的师范学校任教员。不久又到了成都，一面教书，一面写杂文。他的杂文表现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极大愤慨，和对不觉悟的人们的批评、劝说。社会上浓厚的读经空气，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残余，……都在他的抨击之列。他还自费创办小刊物《工作》，并亲自从事校对和发行。这时写的杂文，也发表在《工作》上，后来收入《星火集》。

几经波折，何其芳逐渐和时代呼吸相通。但周围的人们却不理解他。他发表《论周作人事件》之后，更引起朋友们的非议。他们不是说他“刻薄”，就是怪他“火气过重”。这使他感到势单力薄，莫名的寂寞又重新袭来。启蒙工作难于奏效，他成了“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”，“才想到去投奔一支苦战了十余年的大军”^①。在得知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，他就跑去要求一同前往。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同意，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动身，沿川陕路北上，奔赴目的地。“歌声一路入延安，旭日东升仰面看”。何其芳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独、抑郁、挫折之后，向着阳光明媚、温暖如春的土地走去时的心情，是多么难以描摹的激动、欢畅啊！

延安的一切，何其芳都感到新鲜，觉得可写的东西很多很多，而首先嗅着、呼吸着而且感到满意的是延安的“空气”。到延安后，何其芳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饱满激情的笔，写下了第一首对延安的颂歌：《我歌

① 《星火集·后记一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，267页。

唱延安》。这一年的十一月，何其芳随贺龙部队到晋西北前线和冀中根据地，从事宣传工作。由于他到延安还带着“一种写作上的企图，打算专心写报告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带着一脑子原有的思想和个人的愿望”赴延安，他对革命的目的和自我改造的认识还不明确，所以到了前线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他带着作客的思想，不去参加基层生活和战斗行动，不同民运工作者一起奔赴敌我争夺激烈的地方，不去经常和老百姓打交道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而只是呆在政治部里，和几个同时上前方的知识分子天天生活在一起。于是，旧的情感回潮了，个人的念头抬头了，最后他竟感到自己在前方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，因而返回了延安。后来在整风运动中，何其芳认识到这是知识分子怕苦的结果，是一种羞耻的退却，曾不止一次在诗文中以万分歉疚和不安的心情谈到它。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，他在《忆昔》一诗里，还沉痛地写道：“从戎投笔应经久，持盾还乡绝可怜。烈火高烧惊旷宇，奈何我独告西旋！”

一九三九年，何其芳回延安后，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，为培养党的文艺干部，付出辛勤的劳动。

后来曾得到毛主席的好评，说他做事“认真”。一九四二年七月，他和鲁艺第三期学员牟决鸣结婚。他们相依相爱，伉俪情深，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可怀恋的岁月。

延安整风时，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给何其芳以深刻的教育，他真正找到了自己思想的症结所在：“我过去的生活、知识、能力、经验，实在太狭隘了。”而在这一切事情之中，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必须在思想上武装自己。^①同时，他懂得了“为谁服务最根本”的道理，才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。从此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有了可喜的变化。

这一时期，他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报告文学，热情歌颂延安和根据地的新生活，这些后来都收入《星火集》。

一九四四年春和一九四五年秋，何其芳两度被党派往重庆，担任《新华日报》副社长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在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、董必

^① 据《夜歌和白天的歌》初版后记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，255页。